



## 带着书本去旅游

——读书与旅游的奇妙邂逅

在我心中，读书与旅游是相辅相成的。我爱读书，更爱旅游。每旅行，我都会带上一本书，一本小说，或者一本散文，体会着读书带来的快乐，感受着游玩带来的情趣。书和旅游，仿佛是我生命中的两个坐标，一个让我在文字间穿行，一个让我在现实中翱翔。

读书，是一种沉静的力量。它让我在文字的世界里，穿越时空，去往那些我向往的地方。我曾在小说中跟随主人公漫步于巴黎圣母院，感受着那一段久远的历史；我也曾在散文中游赏着秀美的山川，领略大自然的壮丽与恢宏。读书，让我在静止的现实中，找到了流转的时光，找到了远方的风景。

旅游，是一种生动的体验。我踏足每一片土地，感受着每一处风土人情，听闻着那些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，观赏着那些优美迷人的风景。我曾在山间仰望那傲视苍穹的雄鹰，感受到一种坚韧与自由；我也曾在海边漫步，感受那无尽的海岸线，领略大自然的奇妙与壮丽。旅游，让我在流转的时光中，找到了现实的鲜活，找到了生活的色彩。

带着书本去旅游，是我对于这种热爱的一种诠释。每当我踏上旅途，我都会带上心爱的一本书，让书中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相互交织。在书的世界中，我穿越时空，去往那些我向往的地方；在现实的世界中，我亲身踏足每一片土地，感受着每一处风土人情。这种读书与旅游的交融，让我在每一次旅行中，都能找到新的启示，找到新的感动。

在书中，我领略到了那些久远的历史，感受到了那些深沉的文化。我曾读过马可·波罗的《东方见闻录》，他对于东方世界的描述让我对于远东充满了神往；我曾读过贾平凹的《自在独行》，仿佛跟随他走过了山山水水，领略着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；我也曾读过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对自然的热爱让我对亲近自然的生活充满了向往。这些书，让我在文字间穿行，找到了我内心的渴望，找到了我生活的方向。

有一次，我在旅行中遇到了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。他告诉我，自己年轻时也曾像我这般充满热情和梦想，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新鲜感和热情。在他交流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想起了贾平凹在游记中写到的一句话：“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，而是沿途的风景和自己的心情。”我把这句话告诉了老人，他沉默了许久，最后告诉我：“这句话让我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。”

我向往着去法国的普罗旺斯，亲身感受那紫色的薰衣草田，那种浪漫与梦幻一定会让人流连忘返；我也曾幻想着去意大利的罗马，感受那古罗马帝国的辉煌，那种历史与文化的厚重也一定会让人震撼不已。如果真能去外国旅游一番，就一定会让人找到生活的热情，找到内心的宁静。

带着书本去旅行，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。它让我在读书与旅游之间找到了平衡，找到了生活的乐趣。书中的世界让我向往远方，旅游的世界让我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读书与旅游的交融，让我在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启示，找到了新的感动。

我爱读书，更爱旅游。读书让我在文字间穿行，旅游让我在现实中翱翔。带着书本去旅行，是我对于这种热爱的最好诠释。在书中，我找到了远方；在旅游中，我找到了生活。带着书本去旅行，让我在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启示，找到了新的感动。这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，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每次旅行都可以成为我们读书和成长的机会。带着书本去旅行，让我在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，找到了生活的美好。

楼下有一棵朴树，枝繁叶茂、高大粗壮，多年来，它一直默默地为行人遮阴、为河堤挡风。坐在办公室里，一推开窗，我就能看见它。每天上班下班，我都会从它身旁经过。

还没立夏，它就被指指点点了。树权底下，密密麻麻的黏液向四周铺展开来，面积有好几张八仙桌那么大。骑车的小伙子，一滑，摔倒了。步履蹒跚的老太太，拐杖握得紧紧，还是一滑，也摔倒了。人们愤怒地抬起头，朝树枝和树叶骂咧咧，个个喊道：“什么破树？”朴树看着枝叶上爬满的蚜虫，一脸委屈。这些蚜虫，体型极小，只有针头那么大，它们成天啃食朴树的嫩枝和幼叶，吃饱喝足后，还分泌出这害人的黏液。

一旦入夏，知了就登场了。

朴树的性子很温和，它可以忍受粉尘和尾气，忍受二氧化硫和刺鼻的氯气，却无法苟同知了的叫声。知了一早就开鸣了，至深夜还不停歇。它们的叫声，不同

天气不一样，交配前后不一样，遇到惊吓时更不一样。朴树对知了的反感，除了这喋喋不休，还有那无止境的榨取。知了的嘴又细又长，像一根锋利的硬管子，它要是口渴了或饥饿了，就会将嘴插入树干，不断地吮吸汁液。最可恨的是，知了还能将蚂蚁、苍蝇、甲虫一块招引过来，以团的形式疯狂消耗朴树。

今年夏天，雨水特别多。全是暴雨，一下一整夜。朴树长在洼处，附近的降水都来欺负它。浅则没踝，深则过膝，快一个月了，朴树的根成天浸在水里。它搬不了家，也挪不了步子，只能盯着几米外的高敞地一阵阵发呆。

跟雨水结伴而来的，还有杂草、塑料、纸盒，它们汇聚在朴树的周围，像一群避难的孩子。朴树无法弯腰，无法直接拥抱大家，它唯一能做的，便是拿自己的身体去阻挡激流。

月光盈盈的夏夜，将近凌晨了，朴树还没有睡意。它仍在拼命地生长，它要赶在秋天到来之前攒够饱满的果子，它要用这些果子去播种新的希望。

与朴树肩并肩站着的，是我的影子和它的影子一起在河面上闪烁。那一闪一闪的，是岁月的皱纹，是中年的坚忍，是我和朴树共同期待的眼神。

## 哲理小簿

□蔡华先

## 路边的棋摊

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，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各自的生活方式。下棋便是老年人喜欢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，也是许多上班族喜欢的周末生活方式。

虽说有棋牌室，但很多老年人更喜欢一种返璞归真的下棋方式，在路边摆棋摊。一年四季，除非是大雪飘飞的寒冬，其他几个季节，几乎都能在路边看到棋摊。

路边的棋摊，其实很简单。一张四条腿的矮方桌，上面放上棋盘，或者直接在小方桌上画好棋盘，四周再放上几个小马扎，厮杀的战场就准备好了。只不过随季节的不同，棋摊的摆放位置有所不同而已。夏天的棋摊，多在阴凉之处，春秋季节的棋摊，多在向阳背风之处。

有喜欢下棋的人，自然也有喜欢看下棋的人。每一个棋摊都少不了热心的观众。

“观棋不语真君子，落子无悔大丈夫。”下棋有下棋的规则，看棋也有看棋的规矩，这样才能各得其乐。

在我每天上下班的路上，有一处修车摊，修车摊的旁边，常年摆着棋摊。修车人忙着修车，棋摊上则经常有三五个人下棋、看棋。我来去匆匆，无暇驻足观战。我每天晚上散步的时候，也经常路过另一个棋摊，摆在一处楼房的山墙旁，有树荫又背风，着实是一处好地方。我散步经过这里的时候，有时也会停下来，看上一会儿。

下棋的人并不固定，经常有新面孔。看棋之人也是如此。

看过几次，发现这里很是遵守落子无悔的规则，很少有悔棋的时候，但观棋之人却未必是观棋不语，有时下棋之人与观棋之人还会互相讨论一下，而对手也并不在意。

棋盘上，红棋与黑棋杀的是难解难分，下棋的人也是费尽思量，每一步棋怎么走，常常是处在举棋不定的两难之中。

这时候，观棋之人中难免有心怀绝技者，早已是成竹在胸。面对犹豫不决的下棋人，已是急不可耐，实在忍不住的时候，该出手时便出手，拿起人家的棋子，帮忙走上几步；或者是指点一番，这一步会导致什么结果另一步又会如何，说得一清二楚，说得下棋人连连点头，而对手也并不在意。

如果无人指点，举棋不定之人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忌讳，时常一手拿棋子，一边朝向观棋者问一句：咋办？

看过几次，我想明白了，民间的棋摊，无非是追求一种舒适惬意，放松自在，相互切磋切磋，不以胜负为重，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。棋局之中是对手，棋局之外是朋友。观棋之人中也确实有高手，下棋之人，身在庐山，也难免有思虑不周的地方，有举棋不定的时候。观棋者指点一番，下棋人间上一句，棋盘上相互之间的凌厉厮杀，挡不住下棋人之间的其乐融融。

俗话说，棋如人生，人生就是一盘棋。平时我只是默默地观棋，很少上场，也很少说话。我以为对我来说，观棋比下棋更有乐趣，观棋比下棋更能让自己思考得更多，更能帮助我领悟人生之道。

在路边的棋摊上，我曾见识过各种水平、各种风格的下棋人，曾见识过很多棋局。

我观棋的时候，常常不是去想胜者何以胜，而是更多地去想败者何以败。

有很多棋局，有着良好开端，而在下棋人的各种败招之下，最终落败。我常常为这些棋局而惋惜，惋惜之后也曾想过很多。

对于下棋，人们有很多比喻，如“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”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”“不谋全局者，不足以谋一域”，这说的是下棋，同时不也是我们的人生之道吗？

下棋者，赢者不思其何以赢，其赢不能长久。下棋者，输者不思其何以输，其必不能赢。

人生如棋，棋如人生。

棋局落子无悔。输了一盘棋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完全可以从头再来，再下一盘就是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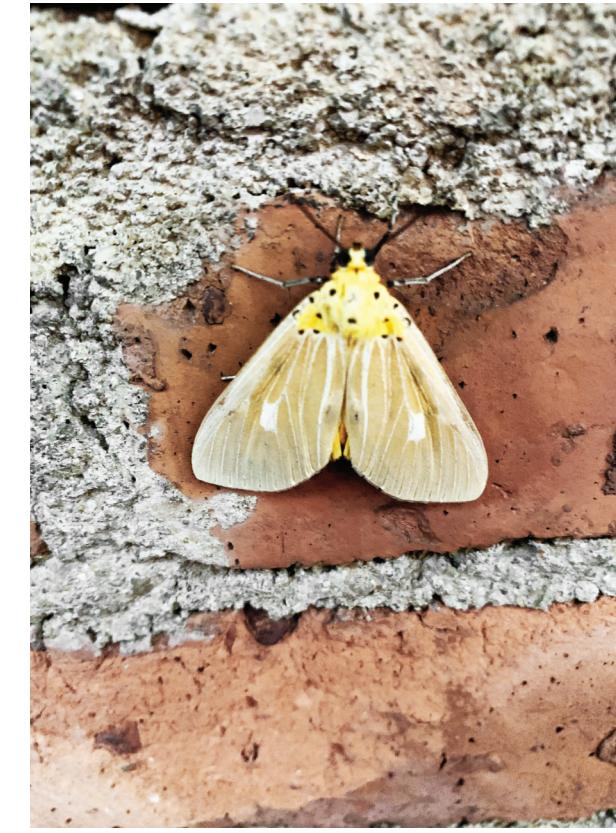
人生的棋局同样也是落子无可悔。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人生这盘棋，那我们输的将是人生这盘棋，而且永远无法从头再来。

棋局之上，关键之处，也就是那么几步。

人生之路，同样也是那么关键几步。人们常说一步错百步歪。

怎样下好人生这盘棋，我们不得不谨慎对待，走好人生之路的每一步。

路边的棋摊，人得下棋之乐，我观棋而悟人生之道。



## 不学飞蛾扑火

光阴故事

牛图

1975年，我被招工到国营滑石矿，当了一名井口搬运工。上班时，穿上蓝色工作服，戴上安全帽，站在井口，等罐笼上来了，将满满一车滑石拉出来，再把一辆空车推进去，关挡门，按铃。旁边小屋里的卷扬机工听见铃声后一番操作，罐笼又哐啷哐啷下井了。

井口通常安排两个人，一人一车，来回倒。和我搭档的小林不愿干这活儿，闹着调工种，他想去修配车间。原因是一个月前，井口出了火灾。有一个井口工低头推着空车来到井边，而挡板没有拉下来，轨道光滑，矿车轻便，他又低头推得起劲，到了井口来不及刹车，借着惯性，矿车带着他掉进了四百米的深井，摔了个粉身碎骨。

小林害怕了，便放弃了这份工作。

晚上六点到凌晨两点的夜班，小林总是一幅萎靡不振的样子。眼皮耷拉着，显得很疲劳。我常常提醒他，把上来的矿车推出后，一定要拉下挡板。他点头应答。我并不放心，总是仔细看着他拉下了挡板没有。

空旷的大山，只井口有一盏照明灯。如果你离开井口去旁边方便，眼睛一时适应不了黑暗，而天空又没有星星，便会感觉周围黑魆魆的巨大阴影向你压过来，刹那间毛孔都会竖起来，只好赶紧方便完跑回来。白天刚下过一场大雨，四周弥漫着热气潮湿的味道，不见一丝儿风。

晚上十点，井下也开始休息了。我们要把井下的夜餐放在卷扬机室的电炉上烤熟。井下工人一个肉包子，那个包子馅全是肥肉，放了一点儿葱末。队长吩咐我们细心点儿，最好把每个肉包子的皮烤成黄色，让里面的肥油渗出来，把包子皮浸润了，这样吃起来既脆又香。烤着包子，闻着肉香，脑子也不困了。卷扬机工小崔使劲吭哧鼻子，小林跑进来，弯腰低头，把鼻子放在烤好的包子上，念叨着：“真香！为什么咱没有夜餐？”

小崔说：“你不是井下工。”

小林直起腰说：“原来这是卖命的包子呀！”

小崔白了他一眼：“你个臭嘴。”小崔的爸爸当了几十年的掘进工了，家人整天提心吊胆的。

烤好夜餐，放进吊车里送下去，就算完成了任务。

忽然，几只胖胖的柞木飞蛾扑到灯上，又落下来，然后飞起来，再次往灯上撞，直到摔在地上。我赶快捉住它，掐断它的翅膀。仔细一看，肚子很肥。我说：“赶快多捉一些。”

刚下过一场雨，晚上飞蛾特别多，它们前仆后继地往灯上撞，正好成了我们的俘虏。

小林可怜这些飞蛾，说：“放了它们吧！”

我说：“你放了它们，它们还往灯上飞，直到撞昏。”

“嘻，它们咋那么蠢呀！”

我说：“这叫前仆后继，为了光明。”

不到半个小时，我们捉了一堆飞蛾，足有一斤。

我们把它们放在水里洗了洗，晾干，在电炉子上抹点花生油，将飞蛾摆放上去。一会儿，一股香味儿弥漫了小屋。

看着焦黄的飞蛾，我说：“行了，我们也加餐。”

小林说：“敢吃吗？没有毒？”

我拿一个，塞进嘴里，嚼了嚼，真香，比肉包子强多了。我说：“这可是少有的蛋白质。”我接连吃了几个，特意露出饕餮模样。

小林也赶紧吃了一个，品了品，捣蒜似的点头：“真的，这么好吃呀！”

我对小崔说：“吃呀！”

小崔看了看，伸出手捏了一个，慢慢放进嘴里品味。品味了几分钟，一把抓了十几个说：“我留几个，回家给老爹吃。”

第二天，我问当地一个老农：“飞蛾怎么多了？”

老农说：“天热了，又下过一场雨。满山的柞树叶子里包裹的蚕茧，正是出蛾时辰。一到夜晚，它们没命地向亮光飞去。你们有口福了。”

“这飞蛾好吃吗？”

“好吃，营养全蛋白，比鸡蛋都好。”

从那天夜班开始，小林再也不要求调工种了。他说：“不做呆头愣脑的飞蛾，加强安全意识，好好干！”



## 街谈物语

□林春山

## 满园葵花向阳开

几年前，我偶遇了一个葵花园。在一个一望无际的山中小平原上，一大片望不到边的向日葵，整齐地排列着，迎着太阳灿烂地开放。烂漫的笑容吸引着成群结队的蜜蜂，拥抱着明媚的阳光，撒娇于广袤的天地之间。妈妈忘情地手舞足蹈起来，整日整夜地看着它，眼中不时有亮晶晶的液体滚落。

在我的童年，在闭塞的小山村里，很难看到繁花竞艳的场景，那时，只有在深山里才能遇见零星开放的野花；春天里的老布袋花、蒲公英花、石竹花、策李花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小花，夏天里的黄花，秋天里的野菊花，还有冬天里的雪花，雪花虽然不是花，却给人动态的美感。

从此，窗外的这排向日葵成了妈妈美好的精神寄托和深深的感情寄予。看着它们每天跟随太阳自东向西专情地移动，妈妈觉得很好奇，心情也随之愉悦起来。阴雨天时，虽然看不见太阳，但它们似乎有心灵感应，依然默契地转动着身体。当葵花昂首天空时，时钟正好指向正午十二点，它无疑成了有灵魂的时钟。

向日葵花开的时候，我时常发现妈妈一会儿天真烂漫地手舞足蹈，一会儿都郁寡欢地泪流满面，一会儿又看着我欲言又止。那个时候的我，读不懂妈妈阴晴变幻的表情。

向日葵花开，没有满园的芬芳，却引来辛勤的蜜蜂，嘤嘤嗡嗡的声音仿佛一曲婉转的乐音悠悠地从远古传来。小小的蜜蜂灵动了病床上妈妈单调的生活，灵动了朝气蓬勃的葵花，灵动了我家的小院，灵动了那个贫穷的年代。小院的向日葵花吸引了左邻右舍，吸引了全村人的光顾。前来看向日葵花的村人络绎不绝，因为在那个年代里，看葵花近乎于奢侈。一波波看花儿的人们，个个笑逐颜开，妈妈也幸福地一会儿笑，又一会儿哭，那是开心的笑容，幸福的泪水，向日葵花成了妈妈幸福的载体和开心的源泉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向日葵花，陪伴着妈妈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病痛折磨的日子。

太阳落山后，向日葵的花盘会停留在太阳落山的方向，静静地等待第二天的日出。不管在什么样的天气下，它都会始终如一地随着太阳移动的规律和频率而转动，正如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始终坚守本心、不被外界因素所干扰，体现出了一种高度的信念感。

后来，妈妈走了，走在那个向日葵花盛开的季节里。从此，再也没有种植向日葵，我怕触景生情，却又希望能时看到向日葵，就好像又看到了妈妈的笑容。向日葵花的情景如影随形，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。

## 一棵朴树的夏天

曹阳春



——心灵微品

朴树的性子很温和，它可以忍受粉尘和尾气，忍受二氧化硫和刺鼻的氯气，却无法苟同知了的叫声。知了一早就开鸣了，至深夜还不停歇。它们的叫声，不同天气不一样，交配前后不一样，遇到惊吓时更不一样。朴树对知了的反感，除了这喋喋不休，还有那无止境的榨取。知了的嘴又细又长，像一根锋利的硬管子，它要是口渴了或饥饿了，就会将嘴插入树干，不断地吮吸汁液。最可恨的是，知了还能将蚂蚁、苍蝇、甲虫一块招引过来，以团的形式